



严峻的考验

陈沂

责任编辑 龙光沛
封面设计 黄小祥

严峻的考验

陈沂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125印张 64千字 插页4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

书号 10115·494 定价 0.36元



作者近影



自序

“诗言志”，我是信奉这句话的。但我还要补充一句：只有在最艰难困苦或最悲愤而又满怀希望的时候，才能写出好诗。

我只是一个诗的爱好者。幼小的时候，随我的外祖父读书，他觉得我写散文的本领可能比较好一点，所以他就教我写散文，至今我的文章写得还比较通顺、自如一点，多少是得力于我的外祖父的教导。

而对于诗，外祖父只教我读一些诗，背一些诗。开始是读，是背千家诗，至今我还记得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以后就读，就背唐诗，至今还记得的最初一首是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当时非常欣赏这后一句“对影成三人”，五个字写得多高、多大、多好呵！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读和背这些诗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告诉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可惜，一方面我既未熟读唐诗三百首，另方面我的外祖父也未教我作过一首诗，也从未给我讲过平仄、韵律，所以十分遗憾，我至今还不完全懂得平仄和韵律，更谈不到用。

尽管如此，当我在最艰难困苦或最悲愤而仍抱着希望的时候，我也写起诗来。最近我发表的《狱中诗抄》，可以说

就是在最艰难困苦、最悲愤的时候写的，然而却充满了希望。这也许就是我信奉的“诗言志”。

这诗抄虽是五言、七律，然而据诗家说还没有搞好平仄和韵律，至少是不工的，我承认。我感到只要我自如地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就算是诗了。所以我特别喜欢放翁的“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抒发感情，可谓艰难困苦、悲愤之极，而又充满希望。

我不知我什么时候开始写新诗的。去年五月号《诗刊》发表了《严峻的考验》，才被我的朋友——首先是艾青，我第一个送他请教，没想到他说这是诗，一首好诗，我真是受宠若惊。再加上我离开哈尔滨时，在送别会上，一个话剧演员朗诵了这首诗，竟把我的眼泪给朗诵出来了。此时我才懂得了诗的力量，我私心窃喜。于是我就从记忆中抄录了我在艰难困苦和悲愤年代写下的一些诗，没有平仄，没有韵律的诗，陆续在报刊上发表，这在我只是记录我当时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对读者有没有一点、半点好处，我就不知道了。

这次拿出来发表的《睡之前》，也是抒发我的这种艰难、困苦、悲愤之情，然而也是充满了希望，比较充分地言了我的志。我当然要努力去学习，把诗写得更工一点，遗憾的是我在这方面的学问实在是太小了，有时就只好聊以自慰：让他自然押韵，自然合平仄吧！

好在我就是为抒发我自己艰难、困苦、悲愤和希望的感情，言我要言的志而写、而吟，其他我就不计了。好在我并不是一个诗人，这点，读者是会谅解的。

一九八〇年终于沪寓。

目 录

自序

一张照片	(1)
送 行	(2)
获	(3)
我们总有那一天	(7)
严峻的考验	(12)
寒 夜	(15)
哈拉海拉草	(19)
睡 之 前	(25)
草原放牧	(29)
歌将军合唱团	(30)
雪 中	(31)
离京周年书怀	(32)
夜卧闻八级风	(34)
晚 雪	(35)
参加伙食评比归来	(36)
不能认输	(37)
候 车	(38)
老头不可怕	(39)
心灵深处	(41)
端午节书怀	(42)

黄昏遇喜鹊	(43)
迎小鸡遇暴雨	(44)
送国权赴兴城编写《中国果树栽培学》	(45)
我并不孤独	(46)
送冈儿返京	(47)
枕边急就	(48)
秋收迎亲人	(50)
同志，谢谢你！	(54)
时间近六点	(56)
深沉的怀念	(58)
悼刘亚楼同志	(60)
劳动三唱	(61)
题与丁玲合照	(62)
狱中对镜	(63)
狱中杂记	(64)
狱中诗抄	(67)
战士的颂歌（四首）	(68)
咏东北战场	(71)
歌战士歌舞团舞剧《五朵红云》	(73)
故 乡 吟	(74)
送先楚出征	(75)
贺山东蒲松龄纪念馆成立	(76)
春日访英雄部队有感	(77)
示 儿	(78)
留别沂蒙战友	(79)

闽南行	(80)
我该感谢谁呀？我该歌颂谁呀？	(82)
附：胡厥文同志书赠陈沂同志	(89)
齐语同志诗五首寄陈沂同志	(90)
苑家良同志赠陈沂同志	(92)

一 张 照 片

我看了心中无限的酸辛，
由老远的家中寄来的这一张像片！
母亲是那样的那样的无神，
妹妹们又一个个板起着鬼脸。
我知道我家中近年来的苦况，
母亲无时不在为衣食奔忙；
妹妹们陪着母亲一同受苦，
只有流浪儿还流落在他乡。
毋怪母亲是那样的无神，
勿怪妹妹们一个个鬼脸模样，
只怪无能的天涯游子，
——依旧流浪在他乡。
也怪社会太残酷，
他逼得游子迷失了道路，
现在他虽然似乎憧憬着光明，
但他犹忆念着他的故土。

1931年9月《新时代月刊》

送 行

相遇何晚?
相别太匆匆!
朋友，人生的悲哀，
多半是在别离中。
我们的相逢虽属偶然，
人生聚散亦有着夙缘。
方期欢晤不离，
又谁知离别即在顷刻间!

别矣，朋友，请勿悲愁，
我们当为未来的光明奋斗！
愿各自珍重，
未尽之情依汝归舟。

1932年2月《新时代月刊》

获

若不是工作比
什么都还要重大，
我的心怕是已经碎了！

为了她——小玲，
一个年轻的*Bolshevik*，
忠实的心，
勇敢的行，
冷静的脑，
还有，
健全的体格。

一对黑大的眼，
放射出闪闪的光。
我曾幻想：
这是两盏明灯，
引导我坚决地
走向光明。

是的，为了这，
我曾检阅：
没有黑大的眼，
只有一颗忠实的心，
对于工作，
对于爱情。

但我从没有把爱情，
放在我的工作之上，
我每天忙，一直到晚，
上床时才有闲想。

我没有因为爱情，
摧毁了我的心。
我知道只有健全的身体和不倦的工作，
方能保证忠实的心。

我第一次和她谈话，
她问、她听，她很虚心。
为了这，我欢喜，
更鼓起了我工作的勇气。

此后，人们常在我耳边赞美，
于是在我的心中，

留下一个深刻的影。
我想，我再三再四地想，
在做完了我一天的工作之后。

我幻想：她
忠实的心，
勇敢的行，
冷静的脑，
与我的汇合成一个。
两盏明灯，
照耀着黑暗——
光明的前身。

但她毕竟和我一样，
只是一个年轻的Bolshevik
有忠实的心，
有勇敢的行，
缺少冷静的脑筋。
听不得旁人的谣言，
不深深的了解一个事变，
竟要抛下工作，
非常自由地，
去发展自己的感情！

为了这，我反省，
为了这，我希望她也反省。

如今获得的还是工作，
爱情据说是失去了。
鬼——亲爱的称呼，
她给我的。

紧紧地拥抱着工作，
象梦幻中紧紧拥抱着
年轻的 Bolshevik 一样。
我微笑了，
在我前面的是光明。

1933年5月在北平

我们总有那一天

我们总有那一天，
象在太行山的山城里：
炉边对坐，
共话衷情：
那时你还是一个刚出门的学生，
我也是第一次走进这样的山城，
可是我们都象早已相识一样，
那么熟悉，那么热情，
一点也不感到陌生。
从此，我们虽各在一方，
转战于崇山峻岭，来往于车辙马尘，
但我们彼此的心，
却越来越贴近。

我们总有那一天，
象在我们的总司令部：
那时你刚从前线归来，
我也是战后才回到家中，

你一时还未来得及到党校报到，
就留在家中帮我抄送延安的文件，
就在那天的晚上，
在房东老大娘的关怀下，
我们举行了人间最纯朴的婚礼。
从此，我们身心都结合在一起，
我们发誓：
对人民要忠诚，对爱情要坚贞。
从此，我们更愉快的工作，更勇敢的战斗，
我们的幸福使同志们欢庆和羡慕。

我们总有那一天，
象在河北平原的沙行里：
春风送来花香，
人群潮涌般地争求解放，
减租、减息、增加工资，
还配合着反汪（汪精卫）。
那时我们都才从太行山下来，
面对这一望无际的原野，
敞开我们透明的心扉，
迎接伟大的人群，改造自己。
不幸的是我负了伤，
你也怀了第一个孩子，
三月医疗，担架、战斗、转移，

我们都有了新的体验。
我们检点了天真的想法，
懂得只有依靠人民，
才能顽强地战斗不息。
从此，我们更加相爱了，
我们发誓：
我们要永远战斗在一起。

我们总有那一天，
象在鲁西大平原战场上：
天上响着敌人的飞机，
地上驶着敌人的坦克，
我们随着四、五千同志，
奔驰着，战斗着，
我清楚的记得：
当敌机掠过我们的头上，
炸弹掉下来的时候，
我们都相互的叫了一声：
“亲爱的，侥幸呵！”
我们相视一笑。
这笑呵，洋溢着胜利的欢乐。

我也清楚的记得：
当坦克只离我们一百米远的时候，